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繹史卷四十二

靈壁縣知縣馬驥撰

楚子伐滅諸國

左傳

桓公二年

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

公羊傳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

蓋鄧與會爾

六年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于瑕以待

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闕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閒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

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
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盍闕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
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
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
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
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
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腍粢盛豐備
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

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
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癘蠱也謂其備腍咸
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
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
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譖慝也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
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
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
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

楚不敢伐

年

隨少師有寵楚關伯比曰可矣讎有讐

不可失也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蘧章讓黃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馬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關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關

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史記三十五年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蚤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今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

左傳

九年

巴子使韓服告於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朔

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鄧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

巴行人楚子使遠章讓于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闕廉帥

師及巴師圍鄧鄧養甥貍甥帥師救鄧三逐巴師不克

闕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

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鄧人宵潰

十一年

楚屈瑕將盟

貳軫鄧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

闕廉曰鄧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

于郢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郢郢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關志若敗郢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郢師于蒲騷卒盟而還

十二年

楚伐絞軍其

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為城下之

盟而還伐紂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
謀之三巡數之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
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
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
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
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
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名諸司而勸
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

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於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莊公四年春王三

月，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櫛木之下。令尹闕

祁莫教屈重除道梁澁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教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于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左氏敘楚事文奇而法其圖事謀國料敵制勝居然如見

史記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已伐隨武

王卒師中而兵罷子文王熊貲立始都郢

已上武王侵伐諸國

左傳

莊公六年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

之騶甥甥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

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左傳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据萊二子出採見老人載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為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之搏而奪吾畚無道甚於鄧呼天而號君聞之

羣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橫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
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棄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子
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軍門之外耳

已上文

王滅鄧

公羊傳隱公八年蔡侯考父卒葬蔡宣公卒何以名而
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
而葬不告穀梁傳諸
侯曰卒正也月葬故也

左傳

十一年

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

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

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

不亦宜乎

桓公十七年

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

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

穀梁傳蔡季蔡之貴者也自陳陳有奉焉爾

公莊

十年蔡哀侯娶於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

吾嬀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公羊傳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

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蔡侯獻舞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

穀梁傳荆者楚也何為謂之荆狄之也何為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蔡侯何以名也絕之也何為絕之獲也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以歸猶愈乎執也

左傳

十四年

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

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
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
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
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

者其如蔡哀侯乎

穀梁傳荆者楚也其曰荆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

呂氏春秋楚王欲取息與蔡乃先佯言善蔡侯而與之謀曰吾欲得息奈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吾請為饗息侯與其妻者而與王俱因而襲之楚王曰諾於是與蔡侯以饗禮入于息因與俱遂取息旋舍於蔡又取蔡○按此與左氏小異

列女傳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楚王賢其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人說於行義故序之

於詩

○據左傳息嬀不死豈別有夫人邪然大車今亦不云息夫人所作穀梁傳僖公十四年蔡侯賁

卒諸侯時卒惡之也

已上文王滅息入蔡

史記楚彊陵江漢間小國小國皆畏之十一年齊桓公始霸楚亦始大

淮南子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文王汚膺鮑申偃背以成楚國之治

說苑荆文王得如黃之狗籋露之矰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舟之姬淫暮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為保吉今王得如黃之狗籋露之矰畋於雲澤三月不反及得舟之姬淫暮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答甫伏將答

王王曰不穀免於襁褓託於諸侯矣願請變更而無咎
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咎是廢先王之
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於先王王曰敬諾乃席王王
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
矣王曰有咎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臣聞之君子恥
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
請罪於王王曰此不穀之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
申殺如黃之狗折筮落之矰逐舟之姬務治乎荆兼國

三十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敢極言之功也

覽呂

作母

左傳

莊公十八年

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以叛圍而殺

之遷權於那處使鬬敖尹之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鬬敖游涌而逸楚子殺之其族為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十年春楚子嚳之大敗于津還嚳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踏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嚳拳葬諸夕室

亦自殺也而葬于經皇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為大閹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以答爭拳以兵諫而王能受之王亦賢矣已上文王之賢

史記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惲奔隨與隨襲殺杜敖代立是為成王成王惲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

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

公羊傳二十三年荆人來聘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穀

梁傳善果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

左傳

二十八年

楚令尹子元欲盪丈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

振萬馬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

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

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

百乘伐鄭入于桔枳之門子元闕御疆闕梧耿之不比

為旆闕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達市縣

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

遁鄭人將奔桐丘謀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穀梁傳荆者楚也其曰荆

州舉之也善救鄭也

三十一年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闕射

師諫則執而梏之秋申公闕班殺子元闕穀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說苑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恃法柔而不撓剛

而不折今棄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為理不端懷心
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駭於法也吾在上
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犯
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
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
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
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於子文之室曰
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

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
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
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

潛夫論楚鬬文子三為令尹而有饑色妻子凍餒朝不
及夕

韓詩外傳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曰
未審主君所讀何書也成王曰先聖之書輪扁曰此真
先聖王之糟粕耳非美者也成王曰子何以言之輪扁

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為圓矩為方此其可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為一應乎心動乎體其不可得而傳者也以為所傳真糟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改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孰能及之

○

莊子作齊桓公事彼文尤佳

說苑楚成王贊諸屬諸侯使魯君為僕魯君致大夫而謀曰我雖小亦周之建國也今成王以我為僕可乎大夫皆曰不可公儀休曰不可不聽楚王身死國亡君之

臣乃君之有也為民君也魯君遂為僕

○公儀休相魯穆公與楚成王

異時人也此疑有誤已上成王之彊

左傳

傳公五年

楚闕穀於莧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

方睦于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

亡

穀梁傳弦國也其不日微國也

十一年

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十二年

黃人恃諸侯

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

夏楚滅黃

穀梁傳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

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

二十
年
隨以漢東

諸侯叛楚冬楚闕穀於苑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已而

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穀梁傳
隨國也

二十
六年
夔

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

得臣闕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穀梁傳
夔國也不曰
微國也以歸猶愈乎

執也已上成

王滅強黃變

文公
三年

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冬

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

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公羊傳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為援也其為援奈何伐楚

為救江也

穀梁傳此伐楚其言救

四

楚人滅江秦

江何也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

年

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

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

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五

六人叛

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變滅

蓼滅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

建民之無援哀哉

已上穆王
滅江六夢

鄧之會傳曰始懼楚也曷言乎始懼也中國之患楚也自此始矣前此夷王之世熊渠僭王然而尋去其號焉猶知畏天子也及平王末蚡冒啓濮猶未嘗蠶食諸夏也武王之立當王室益衰諸侯多故曲沃庶也而偪晉鄭伯臣也而抗王魯衛陳宋臣弑其君鄰國構怨兵革不息自是荆蠻之主以為諸侯自顧不遑安能禦我於是始有輕視中國之心矣蔡鄭與鄧

密邇長蛇鄧尤偏處願為地主三國震動協謀春秋
傷之曰此東遷以來荆蠻猾夏之始乎越六年楚人
伐隨告隨曰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
吾號既而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蠻夷皆率服而
王不加位我自尊耳然則會鄧之日楚人尚未稱王
而諸姬震懼奔走恐後焉未幾而隨黃絞羅之地騷
然不寧假令武王不死方城之外非中國有矣文王
嗣立薦食上國春秋書之曰荆成王享國長久身歷

二霸春秋書之曰楚楚之漸進為彊大也齊桓公盟于貫仲欲舍江黃晉文戰勝城濮以為得臣不死憂尚未艾中國有霸主猶且避楚况桓文沒而穆王弑立復能奮其詐力殘滅與國秦伯降服臧孫興歎卒莫能救楚始日有圖霸之志北方之諸侯咸重足而莫敢側視矣彼隨一漢東小諸侯耳能惕於季梁之言退而修政楚不敢伐至成王之時子文帥師僅以取成春秋之國小而能自彊未有如隨者也若夫

蔡鄭與鄧不思所以自立而為會以求安其後鄧滅
蔡入鄭伐曾不聞其相救君子曰政之不修會何益
焉姬之衰也王室之不競也小國之無依也疆索之
閒無歲不有楚師滅人之國而攘人之地如取如攜
如或掇之幅員廣則甲兵日彊天方授楚中國亦何
能支也哉

繹史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繹史卷四十三

靈壁縣知縣馬驥撰

衛懿公亡國

文公減邢附

詩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
垂帶悸兮芄蘭之葉童子佩鞶雖則佩鞶能不我甲容
兮遂兮垂帶悸兮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
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牆有茨不可褰也中冓之言
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

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君子偕老副笄
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
何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屑髦也玉之瑱也
象之瑳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嗟兮
嗟兮其之展也蒙彼縞紵是紕袪也子之清揚揚且之
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
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
之上矣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

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葑矣沫之
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
我乎淇之上矣 鶉之奔奔鶉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
為兄鶉之疆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詩序先
蘭刺惠
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
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君子偕老刺
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
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
亂男女相奔至於公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
民流而不可止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
姜鶉鶉之不若也

禮記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檀弓

左傳

問公二年

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

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

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
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
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
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人衛遂
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
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
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

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
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戌曹歸公乘馬祭服
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

十兩

紀年晉獻公十七年衛懿公及赤
狄戰於洞澤 杜云洞當為洞

新書衛懿公喜鶴鶴有飾以文繡而乘軒者賦斂繁多
而不顧其民貴優而輕大臣羣臣或諫則面叱之及翟
伐衛寇挾城堞矣衛君垂泣而拜其臣民曰寇迫矣士
民其勉之士民曰君亦使君之貴優將君之愛鶴以為

君戰矣我儕小人也安能守戰乃潰門而出走翟寇遂入衛君奔死遂喪其國

呂氏春秋衛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於使翟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祿者鶴也所貴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公于滎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裸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為無道也今有臣若此

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弘演可謂忠矣殺身出生以徇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

詩載馳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閔陟彼阿丘言采其蟲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我行其野芄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

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詩序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

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

詩也

列女傳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初許求之齊

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傳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

有女子也所以繫援於大國也今許小而遠齊大而近

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控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衛侯

不聽其後翟人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許夫人馳驅

而弔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君子善其懿惠而遠識也

○許穆夫人

非懿公女

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

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

公羊傳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

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穀梁傳
惡其長也兼不反其衆則是棄其師也

詩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清人在
消駟介麇麇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清人在軸駟介陶

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詩序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

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
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
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
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左傳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
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

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
乃三百乘

詩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
以木桃報之以瓊瑶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李
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定之方中作于楚

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
云其吉終焉允臧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於

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駭北三千

詩序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

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

家殷富焉

史記初翟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為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為戴

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為文公文公初立輕賦平罪身
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

詩蝦蟇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朝隣于
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懷昏
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
無儀不死何為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
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子子干
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子子干旆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子子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

者子何以告之

詩序蝮螭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相鼠刺無

禮也

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干旌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

以善道也

左傳

僖公

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郭懼狄難也

八十

年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園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

師還

穀梁傳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功近而德遠矣

十九年

秋衛

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

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

伯天豈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二十一年秋

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穀梁傳邢為主焉爾

邢小其為主何也

二十

四年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

其為主乎救齊

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 二十五年

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

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

莫余敢止

韓非子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却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

同號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凡聞之曰遠哉禁偏虛名不以借人况實事乎新書周行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

衛宣公納婦而授國於惠則是淫亂者之可以享國也惠公奪適而傳位於懿則是竊立者之可以長世也福善禍淫之道不幾爽乎是不然為惡者不必有近刑懿公見殺於翟人滅國殄世猶是宣惠之餘殃

也夫好鶴宜若為小失耳遂使百姓散離敵未至而奔潰恐後華禮夜與國人出臣民皆叛寇來使麋鹿觸之懿必不能食肉舍肝曷為視死弗救也此無他衛人之惡惠公而憐伋壽久矣惡惠公則不願懿公之有國伋壽無後則凡可以立為君者無不可以代懿公也矧懿公拒諫貴優復無幹蠱之德而昭伯實伋子之母弟有子而立足以慰民望焉齊桓公因民所欲益之民而封其國於是存亡繼絕之義昭然於

天下矣方翟人之入衛也亦復病邢齊人既遷邢又復封衛然則邢衛之國同病也夷儀與楚丘其相依猶唇齒也衛與邢之相救非相為賜勢不得不然爾奈何桓公既沒而邢衛交惡衛且昧弘恩而伐齊邢乃助翟人以攻衛邢固不道衛亦不仁讓國衆從興師雨降史氏之辭不無溢美二禮委質以濟其謀張儀事楚事魏之智實權輿焉夫邢為姬姓周公之胤也衛之視邢則為同姓魯之視邢則為同宗滅同

姓春秋惡之滅同宗魯之春秋惡之此生而書名春秋所由僅見與且衛自宣惠以來文公則誠賢君矣定公方仲詩人專美布衣帛冠國用富強養餘力以報羅城可親而不可伐也胡為計不出此矜張奮怒終成禽德亦思控大邦而歎誰極衛難方殷邢實共之志同患而長寇讎生名之貶所由來乎

繹史卷四十三